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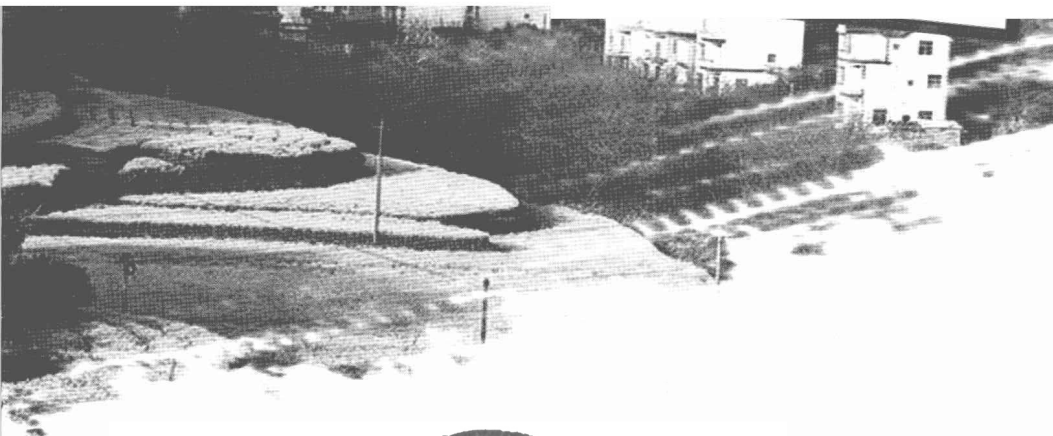
村庄被油菜花包围着，
我的心情被一种喜悦包围着，我的心房被一些往事包围着。
村庄与乡亲们闻到那浓浓的菜花香……

徐迅◎著

春天 乘着马车来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徐迅◎著

春天乘着马车来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天乘着马车来了/徐迅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306-5717-1

I. ①春… II. ①徐… III. ①散文—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838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字数 197 千字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序

汪惠仁

徐迅长我几岁——我上中学时，他已是一个胡楂醒目的文学青年了：在潜山，像他一样志趣的人还有几位，他们穿着黑呢大衣、戴着红色围脖，在县城的街上，他们像兄弟一样聚会，夜深了——可他们还在饮酒。

我知道，我的这位兄长曾经以写作的方式热烈地参与了“八十年代”——那个发誓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朝气蓬勃的“新时期”。

我总是想用“美好”来描述那个“新时期”。尽管那是一个贫困仍大量存在、制度建设上捉襟见肘的时代。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个时候，“人”被再度发现。

我总是在内心深处敬重像徐迅这样参与“新时期”的写作者；中国人新一轮的历史感正是发生在他们身上。时间让后来的人们变得聪明、让后来的人生变得实惠，但关于以前的中国，除了老年人，只有像徐迅这样的人——他们不可置疑地成

为薪火的传递者——告诉后来的聪明人以及越来越倒向实惠的人生。

作为一个资历不浅的写作者，鲁迅仍然在写“故乡”。

十多年以前，当我刚刚成为一名散文编辑的时候，当我被市场主义压榨甚至患上焦虑症的时候，我也曾为鲁迅沉浸在“故乡”中的状况担心。那时，我在想，他为此可能会错过一些东西、错过一些“成功”的因素。——但现在，我要向我的这位兄长表达我双倍的敬意。

和旅游手册上的故乡不同，和网上论坛的故乡不同，和招商引资的故乡不同，和被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打造的故乡都不相同，鲁迅的故乡只是他自己的。

尽管鲁迅的性格是那样温和，老家和我在一起，但他的故乡只是他的，不是我的，也不是我们的。故乡被他似乎零散的忆起、又忆起，虽然这里有现实主义风格的炊烟、土墙和农人——但这不是在展现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也无关底层写作。他在一边拆解一边重建他的故乡：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条河一座山一爿街一座寺一个传说……直至万家灯火。

对鲁迅的写作了解得越多，不光是我，我相信，你的眼前也会亮起万家灯火的。万家灯火亮起的时候，鲁迅完成了对自己的重建——在这一充满辛劳的过程中，鲁迅始终有着立场，也始终态度温和，这是何等难得啊。

目录

第一辑 皖河散记

皖河散记	003
------	-----

第二辑 村庄所剩下的

鸟声	039
它们	041
听蝉	048
写在虫子的边上	050
村庄所剩下的	055

第三辑 大地芬芳

在乡下怀想四季	063
泥土里的果实	073
我的乡村生活	080
大地芬芳(选五)	085
染绿的声音	091
清晨	093
鲜亮的雨	095
看湖	098
雪原	100
乡下的冬天	102
雨街	104

106	一庵一潭记
108	谷雨天仙庵
110	大地书页(三章)
118	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

第四辑 跳动的火焰

131	一九九九年的“双抢”
152	外婆家的老屋
154	妹妹的栀子花
156	父亲不说话
161	半堵墙
165	淬火
168	跳动的火焰
174	回家过年
182	谜一般的乡亲

第五辑 七月之歌

189	关于阳光的话题(选二)
193	七月之歌
205	春天乘着马车来了(四章)
214	流逝的岁月或者词语
240	人像一根麦秸
243	亲近农业
245	汉语和乡村(代跋)

第一辑 皖河散记

皖河散记

要来的寒流不冷/手捂的伤口不疼/
秋天/想起皖河/
就有一股温涌的力量/连绵向上……
——摘自一首诗

油菜花的村庄

如果从哪里跌倒的,就从哪里爬起来。那么从油菜花的田野里呢?在春天的五月,我又一次面对油菜花,面前的油菜花与我二十四年前的油菜花没什么两样,大片大片的金黄,黄得炽烈的油菜花丛里,有我熟悉和不熟悉的蝴蝶和蜜蜂。我无法抓住其中的一只,这与我的从前也没什么两样,蜜蜂的叫声嗡嗡嘤嘤的,吵得五月的田野微微发醺,土地已裂开美丽的花纹。

村庄被油菜花包围着,乡亲们的心情被一种喜悦包围着,我的心房被一些往事包围着。村庄与乡亲们闻到那浓浓的菜花香,乡亲们就看到了油亮的菜籽。他们都喜欢注重结局,因为结局总意味着丰收,意味着锅里有香喷喷的油水,意味着身强力壮,红光满面,但我不是。在这里我与

乡亲们有着一些差别。我只注意过程，油菜花美丽开放的过程，在二十几年前我就是这样。我的这种与乡亲们细微的差别，表明我从来就不曾想过与脚下这块土地认真地贴近，我是这个村庄这块土地的叛逆者，是这块土地上的又一个“叛徒”——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但乡亲们原谅了我，同时也原谅了一只疯狂的菜花狗在油菜花田野横冲直撞、糟蹋庄稼。那一季的油菜花香香地开过一阵，突然就下起了一场春雨。雨打着黄黄的菜花，花儿太柔、太嫩，盛不下那密集的雨脚的蹂躏，凋谢了。许多黄黄的花儿，像死了一地的黄蝴蝶，趴在泥土上飞不动。它的翅膀断了，但香气还在，残存的油菜花的枝秆，结出一粒粒的菜籽在风中昂首挺立。那是乡村五月的旗帜。几阵麦黄风吹拂，那上面就会有轻轻的爆裂声响着。阳光里这种声音很悦耳、圆润，如同大地上窃窃的私语，交头接耳的日子。

油坊在远远的镇子上。那原是一座破旧的厂房，屋很大、很黑，却终日弥漫着喷喷的菜籽油香。几个强壮的汉子，脱得精光赤溜的，只穿着一条裤衩，终日在油坊里劳作着。榨油机全都是木头做的，特别坚实的那种木质，粗粗的庞大物。汉子们将油菜籽放在上面捻碎，然后几个人共同推着一根巨大的木棒挤榨着。那酱色的液体汩汩地从木器上流下来，流进盛油的木槽或铁皮桶里，那东西亮晃晃的，能照得见人影。榨油的汉子在旁边乐呵呵地笑，他们在吸烟，光溜溜的身上满是油渍，伸手一摸，像泥鳅一样滑不溜秋。

乡亲们将油菜收割起来，扎成一捆一捆的，然后放进用篾编扎的晒筐里。在阳光里暴晒几天，轻轻用手一揉，菜籽就落了一筐，堆得厚厚的。母亲是多么地高兴啊！收起油菜后，晒、榨油就是她们的事了。她们从此将日子过得像菜籽一样精细、圆润。小小、细细、圆圆的菜籽在她们的手指缝间细细流淌着，幸福火焰般跳荡在她们胸前。时间在菜籽中悄悄流逝，夜晚来到她们的身边，她们浑然不觉。

在乡间春夜寂静的皖河边，油坊里几盏菜油灯亮着。木榨油机“嘭

嘭”地响，声音传得很远很远，河水哗哗地在月光下粼粼地跳跃。这生活中的一种沉重且轻快的旋律，从此伴随着皖河人度过一个短暂而又有些丰收的春天。春天里，乡亲们锅里、碗里的油水都放得很重，灶火烧得嗞嗞直叫。菜油这种来自土地里的东西，叫乡亲们感受到了无比的爱怜，他们亲口尝着，饭也吃得多，干活也更有力气了。春天一过，皖河里开始就泛起桃花汛了，平时清亮的河水夹杂着许多的泥沙，这时候变得尤其浑浊。

就在那个春天里，我打翻了一只菜油桶。喷香的菜油流了满满一地，土地上留下了一摊黑斑，母亲飞快地捞着地上的香油，时而还用嘴捻着、舔着。但没有人注意，乡亲们都忙着防汛抗洪去了。

桃花汛的时候

院子里桃花开时，春水滂漫，整个村庄都湿淋淋的。黑色的瓦片在雨中仿佛浸淋得很久了，油黑亮亮的，使村庄的棱角格外地分明。白色的土墙阻挡着田野上蔓延过来的花草，池塘边的垂柳枝条点点，招惹得春天的孩子们，眼睛汪汪地随着它转悠，麻鸭就在那池塘里船队一般游过，蹀蹀地踩着春天的物事。

乡亲们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扛着锄头，这时候总喜欢走动在田野上。他们顺着田埂走，雨水将春天的气息打发得特别充足。这气息也特别诱人。但乡亲们当然不是专门为嗅这气息而来。他们在这条田埂上走走，那条田埂上跑跑，为的是关关这个“田缺”，开开那个“口子”，他们在做大地上的修理工，疏导春水，让桃花汛来临时能顺利地经过村庄，到达它们必须到达的地方。

皖河两岸的高高河堤，长着细细长长的小白杨树，像是春天大地里生出来的翅膀，拍打着河水飞快地奔跑。浑浊的河水又似一条小蛇，在河堤的指引下动动静静的。只是由于春雨的淤塞，田野都像浸泡着的水草，

这时候大地特别肥沃，用手在地上一抓，都是乌黑黑的泥土，肥得流油——喜欢用手扒泥土的是孩子，他们在田沟里翻泥鳅、黄鳝什么的。天气乍暖还寒，孩子们赤着脚，撒野般地奔跑在田野上，春水滋润着双脚，有一种异常熨帖的感觉，脚丫子一踩进泥巴，那更是瓷实得可以。让人更乐观的是田沟里真有不少泥鳅、黄鳝之类的。那些小动物在泥巴里骚乱得不行，一逮一个准。还有人干脆就在小河汊里支起网儿，这往往也不会落空。十有八九都会捞起一网白花花的鲫鱼、胖米，还有一种鱼叫鲃子，那种鱼全身都是刺，不好吃，孩子们捞起来也不稀罕。白白胖胖的鲫鱼，大家抓起来就一阵欢呼。晚上在家里放上葱煮，那鱼汤真是鲜美。

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喜欢带我抓鱼。但不知道怎么的，我总是抓不到。连一条泥鳅也逮不住。每次看到伙伴们抓到了鱼，我心里就一阵难堪，但姐姐时而抓起一条鱼，就对我说：“这是我们俩抓的。”她总是这样——后来念书升初中，大队只推荐我们一个，她也让给了我，说：“我们俩念的。”妈妈知道我抓不到鱼，说我穿姐姐的鞋穿多了，所以抓不到。我们那里人说穿过女人鞋的男人是抓不着鱼的。

我现在的劳动大都是在晚上。但记得小时候在晚上干活，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就充斥着一种犯罪感。桃花汛的时候，河水上涨，池塘里的水也上涨，大人们总喜欢在夜晚，背着网兜在池塘叉鱼。父亲也精通这门手艺。他有一副上乘的叉网，经过一天的劳累后，有时他还带着我到处叉鱼。现在想起来，那时塘都是集体的，这样叉鱼也算不得什么光彩的事——我生来胆子就小。父亲在塘边叉鱼，我掌管着手电筒，望着父亲在黑漆漆的水里，用竹竿一下一下地驱赶，捞起来，网里果然就有一层鱼。但我总兴奋不起来，父亲也有点害怕，很快将鱼倒进背后的鱼篓里——也经常碰到同类们，彼此心照不宣地打一声招呼：

“有吗？”

“有。”

“多吗？”

“不多。”两个人在夜幕里分手，就匆匆消融在黑暗的春夜里。

桃花汛前后也不过就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个季节里，乡亲们脚步匆匆，忙忙碌碌的。土地上许多新奇的事物随着春水开始发酵和泛滥，到处呈现出一片蓬蓬勃勃的生机，这使乡亲们的生活也变得生动和有滋有味起来。

但桃花汛过后，急匆匆的，一场洪水真的就过来了。

有一种树叶叫茶

做一片树叶总是要落的，你自己不落，别人也会伸手帮你摘落下来。然后将这树叶一片片地洗刷干净，摆进水里淋透，浸上一天半日的，再放到一块干净的石头上揉得碎碎的，直揉出鲜嫩的绿色浆汁来，用钵子盛着，放上一勺子石膏。过不了一会儿，这绿色的液体浓酽酽的就凝固成了一块豆腐。含在嘴里冰冰凉凉的，透着爽快。乡亲们管这树叶叫“观音楂”，管这做出来的绿豆腐叫“观音豆腐”。这是他们夏天用来消暑的饮料了。最喜欢做观音豆腐的是一群姑娘嫂子们，她们用灵巧的双手，使乡村生动，也让自己亲人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久而久之，乡亲们就从树叶上看出了很多门道。于是对在河边小山、丘陵上生长出来的树叶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春天里，他们大把大把地摘着香椿树叶当菜炒，夏天里摘着肥硕的梧桐叶，蒸米粉肉和小麦粑、米糕之类，或干脆用桑叶泡水喝。女人甚而还用采来的艾叶煮水蒸着身子——乡亲们将所有的树叶都找到了用途，让它落到它应该落的地方。

有一种树叶叫茶。这种叫茶的树叶在皖河的两岸蔓延无边。皖河的水汽袅袅蒸腾，一天天的，春日的叶片儿就长得很旺很亮，显出格外绿叶葱葱的样子。在清明谷雨前后，一河两岸茶叶飘香，茶树丛里突然就会钻进许许多多鸟儿和摘茶的小姑娘——摘茶与摘其他的树叶方式相似，都是不等树叶长老，就将嫩嫩的芽子摘下来。只是这叶子他们不在太阳里

晒干,而是用栗炭火微微焙熏、烤干,然后就慢慢地搓着、揉着,直揉出自己喜欢的形状来。然后按形就状地起些名字:或剑毫、或弦月或云雾,这就名正言顺地成为茶了。他们将这茶放进茶壶里,冲入滚沸的开水,茶叶就微微地舒展开来,恢复它本来的形状,一股香气随即也从壶里袅袅地飘逸出来。

说起来,皖河人在老祖宗手里就将茶种得神采飞扬,这从地方志中也能找到记载。唐代杨华写的《膳夫经手录》说这茶:“虽不峻道、亦甚甘香芳美,良重也”;县志上说:“茶以皖山茶为佳产,皖峰高矗云表,晓雾布漫,淑气钟之,故其气味不待熏焙,自然馥馨,而悬崖绝壁间,有不种自生者,尤为难得。谷雨采贮,不减龙团雀舌也……”据说,唐代有人授“舒州牧”,当时的宰相大人李德裕向他要茶,那人就送了他十几斤,李宰相“乃命烹瓯沃肉食,纳以银盒,闭之,诘旦开视,其肉化为水。”从发黄的线装书上,乡亲们看见茶叶与别的树叶有不一样的神奇的功效,于是种茶喝茶,更是津津有味了。

喝茶,是一年到头与土地打交道的乡亲们最大的乐趣。喝着喝着,河边突然就出现了一群大大小小的茶馆,随即也就出现了专门以卖茶为生的人。这些人整天痴迷着茶叶,陶醉在他们劳动之外的另一种乐趣里。一拍即合,闲暇无事的时候,这些志同道合的乡亲就成天地泡茶馆,说自己“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十分幸福与得意——在皖河,这些茶客最会品茶。茶香缥缈缈缈,如深谷的幽兰若隐若显,若用鼻子嗅嗅,不经意地直沁人脾腑。举杯慢慢啜那茶水,香郁味醇,舌头茶韵清香;而细细地品茗,回味中却又略带些甘甜。只觉香醇飘逸,神清气爽;只觉四肢百骸,通体舒泰。渐渐地,乡亲们不仅仅只关注那壶中之水,而且开始关注那一片片茶叶了。一片细小的茶叶,纤弱、无足轻重,可又非常微妙,将它们放在壶里,一旦与水融合,立即就释放出自己的一切,毫不保留地献出了它们生命的全部精华。那壶中的茶叶在水里沉浮不定,变幻莫测,朵朵嫩芽,缓缓地舒展,或恰如雀舌,或一旗(叶)一杆(芽)相互辉映,一片片嫩芽显露

出茸茸的细毫，亮丽得宛如皖河岸边明媚的早春。

说来奇怪，在茶叶飘香的季节，皖河两岸的人民其情融融，其乐陶陶。他们互相走动，关系陡然间就融洽了不少。乡亲们说皖河的茶叶可以驱睡气、除病气、养生气，可以尝滋味、养身体，更可养志。在这里，茶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饮料，更成了乡亲们一种人生的价值取向。

好茶须好水。这水当然就是皖河的水了——“走千走万，不如皖河两岸”，乡亲们说只有皖河的水，才最为清纯无比。茶因水而生；水因茶而活——茶与水就这样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直到现在，我品尝的也还是皖河的茶。但在离开皖河的日子，我却奇怪地发现这茶喝不上几口，就会变成一壶“死茶”——茶水淡淡的，枯黑的叶片躺在水里像一堆毫无生机的乱叶。我发现这实在就不如用皖河水泡茶那么鲜活和赏心悦目了。要在皖河，那喝淡了的茶叶纯绿依然，还可以晒干装进枕头套里。夜里，枕在脑袋下明心养性，也清香无比。

六畜兴旺

在一些万籁俱寂，野狗狺狺的夜晚，总有一两只狗的叫声将皖河的夜晚扯得阴森、空洞。要是有很多的狗吠，鸡们也一定会跟着叫起来。鸡飞狗跳，就将河边乡亲们的心揪得紧紧的。那样的夜晚，皖河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张家失火、李家进了小偷、一个陌生人路过、一对相好的男女在河边野媾……失火和小偷，乡亲们当然会从被窝里一骨碌爬起来群起而攻之，但除这之外，对于其他的动静，乡亲们都能漠然处之，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愿意把黑夜里的事情弄得一清二楚。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是皖河人新年里互相恭维时的吉祥话。但“五谷”中的稻、黍、稷、麦、豆；“六畜”中的马、牛、羊、鸡、猪，总有几样皖河是没有的。没有就没有，乡亲们也不会去刨根问底。皖河人总说日子过得太明白了，人也就过完了——乡亲们说，谁都不愿意把日子一下子就

过完是不是？

狗因此成了皖河两岸的一种点缀和象征。河边，那些富裕人家一般都会养一条狗，狗给他们看门守院的，就很有些霸气。那看门守院的狗，大都长得膘肥体壮，但“狗眼看人低”是没错的，见到稍微穿得干净、利索的人，狗们就撒欢般地蹦蹦跳跳，跟在那人的屁股后面直转悠，反之，则一脸的怒气，吼个不停。直到主人出来唤住它，或者给它几分厉害的颜色，它这才把“主意”交还给主人，然后跑到自己的位置上把守着。可这样的狗，往往也得不到善终。倘若这家主人家道中落，那么这条狗的头也就要落地了。另外，冬天到来，天气寒冷，主人冷不丁就会将它弄死，就着炉火咕咕嘟嘟地煨着，作为这家主人显示身份的另一种菜肴——也有些狗，如贫穷人家的孩子，当家得早，也很懂事，眼睛亮得像一盏灯，一眼就能看出来人的好歹，平时无事时总默默地听着人们的寒暄，主人也很喜欢它，待它老了、死了，还舍不得吃它，而送到河边沙滩上深深地掩埋。埋了狗，主人伤心得还吃不下饭，嘴里念叨着：“狗，狗，你怎么就死了呢？”

平时来了客人，一定要杀鸡宰羊，过年一定要杀一口大肥猪，这样日子才算过得喜庆……皖河人发觉，人与人、人与河、人与土地的生活总有些单调，有了狗，有了猪，有了牛和鸡这些与人的习性不一样的动物，他们的生活就显得生动活泼得多了。在乡亲们那里，自己养了些畜生，最后自己又处置它们，好像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养鸡，河边就有一些专门孵鸡的炕房，一到春上，成千上万的鸡蛋被炕房里的师傅收拢起来，放到炕床上。他们看着那湿淋淋的小生命从蛋壳里孵出来，不几天就长成毛茸茸的黄色的鸡雏，成双成对的在地上唧唧喳喳地叫唤着，就乐颠颠的。一些女人还将那鸡捂在怀里，捂在被笼里，让鸡一点点地长大，然后高高扬起一把米，“啄啄”地叫唤：“小鸡吃米！小鸡吃米！”像是喂着孩子。

拴在河堤上的一只羊，乡亲们可以不管。但像死死地拴住一头牛的事情，乡亲们都不会去做。他们让牛在河堤上自由散漫地吃草，后面就一